

「悍匪」往事：九十年代的法子英和劳荣枝

法子英不会想到，劳荣枝会在 20 年后落网。90 年代过去了，新兴科技创造的安全系统，让悍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



劳荣枝与法子英

劳荣枝落网了，到目前为止，她留在公共视野中的最后一个肖像，是警方公布的抓捕时的画面。几秒之内，劳荣枝的脸上掠过了好几个表情。有人说她面部僵硬，肌肉抽动得很不自然，明显有些紧张。有人说她是面不改色，对着镜头故作轻松，才露出了那一张令人胆寒的笑脸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她的笑脸在网络上疯传。在江西九江，浔阳东路上挨着油库的一片职工住宅区，许多人陆续看到那张笑脸，开始回忆起劳荣枝小时候的样子。依然是有两种说法：有人说，她明显是整容了，以前是个开阔的面相，现在瘦了好多。有人说她没变，对 45 岁的年纪来讲，还保养得不错。

但劳家的邻居们有一个共识：「那张脸，一看就是她，一看就认得。」劳荣枝脸上的细小特征没有更改，包括 1996 年南昌警方发布的通缉令上提到的，她右眉上的一颗绿豆大的肉色痣，也依然还在。

正是这张特征细节没变的脸，成为警方在人海中锁定她的线索。2019 年 12 月 3 日，厦门警方对外公布抓捕过程，经过人脸信息识别，警方发现了疑似现身的劳荣枝。抓捕归案后，DNA 比对结论进一步证实，她就是劳荣枝，那个在世纪末的悍匪绑架案中，潜逃了 20 年的「漏网之鱼」。

「败类」

20 世纪 90 年代，没有人脸识别，身份证还是一张可以任意揉搓的卡片，劳荣枝逃过追捕 20 年。她和男友法子英从 1996 年起，在短短 3 年间，至少杀死 7 人。从一名教师到一名通缉犯，没有人知道劳荣枝是如何转变的。

即便是现在，劳荣枝已经归案，她的二哥劳刚还是不信妹妹杀过人。劳刚告诉他委托的辩护律师吴丹红，外界说他妹妹是个「女魔头」，令他不能接受。他强调说，在遇见法子英之前，劳荣枝是个善良、性格随和的人。她那时 19 岁，没有谈过恋爱，缺乏社会经验，但法子英是个有黑社会经历的人。意思是说，劳荣枝可能是被法子英软硬兼施，带上了不法之路。

劳荣枝与法子英交往时，曾经告诉过家人，父亲还让劳刚去打听一下法子英是什么为人，但劳刚没去。劳家有两儿两女，劳荣枝是最小的，但是最有读书天赋，在家里文化程度最高。劳刚说，妹妹长大了，也有了工作，他不好去管教。

劳家错过了这一次阻止的机会。实际上，如果劳刚找到法子英的家人，对方如实回答的话，他就会知道，法家的六个兄弟姐妹，几乎跟法子英断了关系。因为家中最小的法子英，早早地「在社会上混」，在当时已经「劣迹斑斑」。

面对《南风窗》记者的来访，法子英的六哥法建华最初态度激烈，他说：「法子英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一人做事一人当！」法子英其他的哥哥姐姐，用同样的说法拒绝了采访。法子英的二姐说，她跟法子英没有关系，她甚至改掉了自己名字中的「子」字。法子英的二哥直言：「我跟他就没有一起吃过饭，他做那些事，是个败类。」

六哥法建华回忆，那时的条件不比现在，兄弟姐妹一长大，就要学会自谋生路，不像今天的人往来密切。小时候，他们和父母挤在一间只有 30 平方米大小的房间，那还是母亲在某单位卖茶水的工作分来的。法建华记得，母亲那时总是提着几个暖水瓶，到街上四处去倒茶水。这份工作挣不到钱，母亲有时和

父亲一起，起早贪黑地去拉板车，做点货运生意，家里才有收入。



加载中...

九江是一座码头城市，曾经繁荣的码头，如今已经关停

法家的老屋早在 1992 年已拆迁重建，一位当年的老邻居记得，法家在当时的生活很苦，孩子又多，一家人还住在公厕隔壁，到了夏天臭气难闻。法建华回忆，冬天的日子也不好过，他们要出门捡煤渣和废木头，勉强维持家里的供暖，「过年别说是新衣服，有衣服穿就不错了」。

法建华比法子英大 4 岁，尽管如此，他与法子英的交往也不多。那是 70 年代末，十多岁的法建华开始参加工作，最初是去扫大街，他每天凌晨 3 点出门，下午五六点回家，很难见到法子英，更别提相处。「他那时上学，说是去学校了，但没人知道他在哪儿混。怎么管得到他？」

在那个放养孩子的年代，管不住法子英，家人就远离了他。1999 年 12 月，法子英将被执行死刑时，合肥警方给

家里发了通知书，但没有一个人去，「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」。

多年后，落网的法子英告诉辩护律师俞晞，他从小调皮，不喜欢读书。

九江是一座长江边上的码头城市，尽管在 80 年代初还很贫穷，但重新恢复的商业经济、逐渐繁荣的码头，正在带来剧烈的变化。

一方面，货运行业的兴起，让法建华有了新的工作，他去码头搬运煤矿，搬一筐煤炭挣两分钱，他的收入增加了。另一方面，汇聚而来的人口，刺激了娱乐产业，歌舞厅、旱冰场逐一开放。在法建华看来，弟弟法子英选择了后一种生活，自然就混起了黑社会。

法建华相信「近墨者黑」，在那个放养孩子的年代，管不住法子英，家人就远离了他。法建华回忆，1999 年 12 月，法子英将被执行死刑时，合肥警方给家里发了通知书，但没有一个人去，「跟我们没有一点关系」。

法建华的妻子说，她从 80 年代中期嫁来法家，却从没有见过法子英一面。

往 事

在法子英的少年时期，一场变故，让他得到了更多的自由。1979 年，法子英的父亲在长江野泳时，意外卷入漩涡中丧命。不久，他的母亲出了车祸，从此留下腰疼的后遗症。

那年，法子英 15 岁。

再也没有人管住他了，父母的意外，让法家陷入极度的贫困，法建华、法子英都被迫辍学。法子英只读到了小学三年级，此后的他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「混混」。根据案卷材料，很快地，15 岁的法子英因抢劫、流氓罪，被劳教三年。出来后，他再次因为抢劫、伤害罪，被判有期徒刑 10 年，服刑 8 年。

按照法子英的说法，在 1989 年出狱后，他在九江黑道上名声大噪，得了个诨名叫「法老七」。此后数年间，他凭借黑道名气，继续跑江湖、帮人办事，成为当地黑道上的一号人物。他在 1990 年成家，两年后生了女儿，又过了一年，他遇见了劳荣枝。

劳刚想不通，妹妹是怎么跟法子英走到一起的。劳家的邻居们回忆，劳荣枝从小就是个文文静静的姑娘，生得漂亮，喜欢打扮。初中毕业后，劳荣枝考上了九江师范学院，读幼师专业。在当时，中专并不好考，劳荣枝成为街坊间交口称赞的对象。

不过，劳荣枝在毕业后，被分配到子弟学校做老师，上班不到一年就辞职。她那时的工资是每月 300 元，属于平均水平，但她依然喜欢打扮，给邻居们留下了「时髦」的印象。劳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到，劳荣枝在教书时，上级部门经常打电话给子弟学校，让年轻漂亮的女老师去跳舞。他觉得，那段时间里，妹妹的心思已经「活」了。



加载中...

1999 年，法子英在合肥的落网地

辞职一年后，劳荣枝遇见了法子英。家人不再了解她辞职后的生活，不知道她怎么接触到了黑道人物。根据法子英的供述，他与劳荣枝在一个朋友的婚宴上认识。法子英说，劳荣枝有「英雄情结」，很崇拜他敢于打打杀杀。

法子英把钱放在生命之前。他说：「我只为钱，不是为杀人，杀人灭口只是为了安全考虑。」辩护律师俞晞说，在他 20 年的律师生涯中，法子英仍然是唯一一个为了求财就会把对方杀死的人。

在那场婚宴结束后，法子英骑着当时很拉风的摩托车，送劳荣枝回到家里，这一做法让她很感动。法子英曾告诉俞晞：「你

不要看我这样，我也有温柔细腻的一面，不光是打打杀杀，那是个武夫。」

20 多年过去了，九江的面貌已被重新改造。在老城区、码头、歌舞厅等，都无法找到法子英和劳荣枝往事碎片。九江客运码头早就关闭，堤坝长出了茂密的野草。从前的门店，更换了不知多少代主人。

社会青年曾经热衷的旱冰场，在 90 年代的九江曾有四五家，如今仅存一家「王子旱冰」。在这里工作了 24 年的一位服务员说，90 年代的「混混」其实无处可去，当年的旱冰场，人推着人在场子里绕圈。附近学校的年轻女生会来光顾，无所事事的社会青年，只要学会倒滑、花样滑，就一定能交往到姑娘。

不过，旱冰场的工作人员不认识法子英、劳荣枝，更不知道他们是否光顾过。如今的旱冰场依然能容下百来号人，但在最热闹的周末，也只有十个人左右的客户量。空空荡荡的旱冰场，只有 90 年代风格的彩色吊灯还在旋转。

归 案

黑道人物的感情，注定不能长久安定。1995 年下半年，两人相识才一年左右，法子英的黑道生意出了问题。根据法子英的供述，有人绑架了他的老板，他被迫交了 2 万元赎金。随后，他召集小弟去围殴绑架者，用鱼叉将对方捅伤。

他从此开始了逃亡生涯。法建华回忆，在老屋被拆迁重建后，政府按人头给每人分了一套房。当时，法子英变卖了房产用于挥霍。在法子英带着劳荣枝离开后，他在九江已经没有一砖一瓦。

但法子英对于金钱，显然有着极大的欲望。被抓捕后，法子英曾对办案人员说，他与劳荣枝每月的花销 1 万 ~2 万元，这在当时是普通家庭一年的收入。法子英对钱的偏执还体现于他在合肥被警方包围时警匪双方的对话。警方劝他投降，说：「（你和我的）生命都很珍贵。」他回了一句：「珍贵什么啊，你才拿那一点工资。」



加载中...

劳荣枝曾任教的学校，现已废弃

在陈述作案动机时，法子英把钱放在生命之前。他说：「我只为钱，不是为杀人，杀人灭口只是为了安全考虑。」俞晞认为，这是法子英强烈表现欲的体现，他要么强调极端地爱钱，要么强调他与劳荣枝的感情。在一次见到检察员时，法子英见对方是女性，开口便是：「我也有爱情！」

不过，两人离开九江后，失去了外界依傍，要维持高消费只能「杀人越货」。从 1996 年到 1999 年，两人身背了至少 7 条人命。俞晞说，在他 20 年的律师生涯中，法子英仍然是唯一一个为了求财就会把对方杀死的人。

为了证明自己敢杀人，法子英在路口挑中木匠陆中明，他本想在殷建华面前杀死木匠，但木匠动手反抗，他于是扑倒木匠，手持长刀将木匠捅刺至死。

他的手段极其残忍。根据判决书，1996 年在南昌作案时，劳荣枝负责用美色勾引，在歌舞厅钓上了中年男性熊启义，将他诱骗到出租屋内，法子英随后将其控制。他们肢解了熊启义，按照地址来到熊启义家，劫掠了所有财产，又将熊启义的妻女杀死。

为了制造熊家是第一现场的假象，法子英返回出租屋，将肢解后的尸体分装在四个袋中，提着其中一个袋子，把尸块扔在了熊家。或许是作案手法太过恶劣，这一细节被夸张放大，谣传为法子英将尸块直接扔在了熊启义的妻女面前。

1999 年在合肥作案时，法子英更是随机杀人。他们故技重施，绑架了中年男性殷建华，为了证明自己敢杀人，法子英在路口挑中木匠陆中明，把他骗到家中。据法子英供述，他本想在殷建华面前杀死木匠，但木匠动手反抗，还高声惨叫，他于是扑倒木匠，手持长刀将木匠捅刺至死。

殷建华屈服了，配合了。第二天，法子英去殷建华的家中取钱，随后被合肥警方层层围住，一代「悍匪」终于落网。限于

当时的技术条件，法子英坚持不松口，让劳荣枝成功逃过追捕。法子英得知时，露出俞晞从未在他脸上见过的、发自内心的笑。

法子英曾经供述，除了 3 起命案、7 条人命外，他还在常州杀死过 1 人。他还向律师透露，在广州也曾杀死 3 人。由于法子英被执行死刑，此前劳荣枝没有归案，这些案情未获认定。死刑复核时，法子英表现轻松，对法官说：「再见。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」

法子英不会想到，劳荣枝会在 20 年后落网。90 年代过去了，新兴科技创造的安全系统，让悍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。如果是在「十八年后」的世界犯下此案，他们的逃亡生涯，很难超过 20 天。

（文中劳刚、法建华为化名）

作者 向治霖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